

【金庸作品集10】

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出版

俠客行

③賞罰使者



俠客行

③ 賞罰使者

金庸



金庸作品集

俠客行 (共四冊)

③賞罰使者

作者／金 庸

Copyright, ©1966, 1977, by Louis Cha. All rights reserved.

* 本書由查良鏞先生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在臺灣出版。

封面設計／李 勇 內頁插畫／王司馬

發行人／王 榮 文

出版・發行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92-3707 (代表號)

法律顧問／王秀哲律師

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☎(05)227-3193

印 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縣土城鄉永豐路195巷29號 ☎262-2379

1986年11月1日 遠流版一版 1989年7月1日 遠流版五版

袖珍版 每冊售價**65元** (本作品全四冊, 共260元)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(缺頁或破損的書, 請寄回更換)

◀ 禁止出租 ▶

☞ 依新頒著作權法 (74年) 第四條之規定, 著作物之出租權利亦為著作權人所專有; 又依同法第廿八條第四款之規定, 出租他人著作視為侵害著作權, 得依同法第卅九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本書為專供零售之版本, 禁止為營利之出租, 違者必究, 敬請注意。本公司另備「授權合法出租」之版本, 請逕洽本公司。

目錄（第三冊）

十五	真相	四三九
十六	凌霄城	四七九
十七	自大成狂	五一七
十八	有所求	五六一
十九	臘八粥	五八五
二十	「俠客行」	六一七
二十一	「我是誰？」	六四三
後記		六五八



閔柔微微仰頭瞧着兒子，笑道：「昨日早晨在客店中不見了你，我急得什麼似的。你爹爹說，到長樂幫來打聽打聽，定能得知你的訊息，果然是在這裏。」

十五 真相

石破天和丁璫遠遠跟在關東羣豪之後，馳出十餘里，便見前面黑壓壓地好大一片松林。只聽得范一飛朗聲道：「是那一路好朋友相邀？關東萬馬莊、快刀門、青龍門、臥虎溝拜山來啦。」丁璫道：「咱們躲在草叢裏瞧瞧，且看是不是爺爺。」兩人縱身下馬，彎腰走近，伏在一塊大石之後。

范一飛等聽到馬蹄之聲，早知二人跟着來，也不過去招呼，只是凝目瞧着松林。四個掌門人站在前面，十餘名弟子隔着丈許，排成一行，站在四人之後。松林中靜悄悄地沒半點聲息。下弦月不甚明亮，映着滿野松林，照得人面皆青。

過了良久，忽聽得林中一聲唢哨，左側和右側各有一行黑衣漢子奔出。每一行都有五六十人，百餘人遠遠繞到關東羣豪之後，兜將轉來，將羣豪和石丁二人都圍住了，站定身子，手按兵刃，一聲不出。跟着松林中又出來十名黑衣漢子，一字排開。石破天輕噫一聲，這十人竟是長樂幫內五堂的正副香主，米橫野、陳冲之、展飛等一齊到了。這十人一站定，林中

緩步走出一人，正是「着手成春」貝海石。他咳嗽了幾聲，說道：「關東四大門派掌門人枉顧，敝幫兄弟……咳咳……不敢在總舵靜候，特來遠迎。咳……只是各位來得遲了，教敝幫合幫上下，等得十分心焦。」

范一飛聽得他說話之間咳嗽連聲，便知是武林中大有名的貝海石，心想原來對方正是自己此番前來找尋的正主兒，雖見長樂幫聲勢浩大，反放下了心事，尋思：「既是長樂幫，那麼生死榮辱，憑此一戰，倒免了跟毫不相干的丁不四等人糾纏不清。」一想到了丁不四，忍不住打個寒戰，便抱拳道：「原來是貝先生遠道來迎，何以克當？在下臥虎溝范一飛。」跟着給呂正平、風良、高三娘子等三人引見了。

石破天見他們客客氣氣的廝見，心道：「他們不是來打架的。」低聲道：「是自己人，咱們出去相見罷。」丁璫拉住他手臂，在他耳邊道：「且慢，等一等再說。」

只聽范一飛道：「我們約定來貴幫拜山，不料途中遇到一些耽擱，是以來得遲了，還請貝先生和衆位香主海涵。」貝海石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不過敝幫石幫主恭候多日，不見大駕光臨，只道各位已將約會之事作罷。石幫主另有要事，便沒再等下去了。」范一飛一怔，說道：「不知石英雄到了何處？不瞞貝先生說，我們萬里迢迢的來到中原，便是盼和貴幫的石英雄會上一會。若是會不到石英雄，那……那……未免令我們好生失望了。」貝海石按住嘴咳嗽了幾聲，卻不作答。

范一飛又道：「我們携得一些關東土產，幾張貂皮，幾斤人參，奉贈石英雄、貝先生、和衆位香主。微禮不成敬意，只是千里送鵝毛之意，請各位笑納。」左手擺了擺，便有三名

弟子走到馬旁，從馬背上解下三個包裹，躬身送到貝海石面前。

貝海石笑道：「這……這個實在太客氣了。承各位賜以厚賜，當真……咳咳……當真是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，多謝，多謝！」米橫野等將三個包裹接了過去。

范一飛從自己背上解下一個小小包裹，雙手托了，走上三步，朗聲道：「貴幫司徒幫主昔年在關東之時，和在下以及這三位朋友甚是交好，蒙司徒幫主不棄，跟我們可說是有過命的交情。這裏是一隻成形的千年人參，服之延年益壽，算得是十分稀有之物，是送給司徒大哥的。」他雙手托着包裹，望定了貝海石，卻不將包裹遞過去。

石破天好生奇怪：「怎麼另外還有一個司徒幫主？」

只聽貝海石咳了幾聲，又嘆了口長氣，說道：「敝幫前幫主司徒大哥，咳咳……前幾年遇上了一件不快意事，心灰意懶，不願再理幫務，因此上將幫中大事交給了石幫主。司徒大哥……他老人家……咳咳……入山隱居，久已不聞消息，幫中老兄弟們都牽記得緊。各位這份厚禮，要交到他老人家手上，倒不大了。」

范一飛道：「不知司徒大哥在何處隱居？又不知爲了何事退隱？」辭意漸嚴，已隱隱有質問之意。

貝海石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在下只是司徒幫主的部屬，於他老人家的私事，所知實在不多，范兄等幾位既是司徒幫主的知交，在下正好請教，何以正當長樂幫好生興旺之際，司徒幫主突然將這副重擔交託了給石幫主？」這一來反客爲主，登時將范一飛的咄咄言辭頂了回去，反令他好生難答。范一飛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我們怎麼知道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當司徒幫主交卸重任之時，衆兄弟對石幫主的人品武功，可說一無所知，見他年紀甚輕，武林中又無名望，由他來率領羣雄，老實說大夥兒心中都有點兒不服。可是石幫主接任之後，便爲本幫立了幾件大功，果然司徒幫主巨眼識英雄，他老人家不但武功高人一等，見識亦是非凡，咳咳……若非如此，他又怎會和衆位遼東英雄論交？嘿嘿！」言下之意自是說，倘若你們認爲司徒幫主眼光不對，那麼你們自己也不是什麼好腳色了。

呂正平突然插口道：「貝大夫，我們在關東得到的訊息，卻非如此，因此上一齊來到中原，要查個明白。」

貝海石淡淡的道：「萬里之外以訛傳訛，也是有的。卻不知列位聽到了什麼謠言？」

呂正平道：「真相尚未大白之前，這到底是否謠言，那也還難說。我們聽一位好朋友說道，司徒大哥是……是……」眼中精光突然大盛，朗聲道：「……是被長樂幫的奸人所害，死得不明不白。這幫主之位，卻落在一個貪淫好色、兇橫殘暴的少年浪子手裏。這位朋友言之鑿鑿，聽來似乎不是虛語。我們記着司徒大哥昔年的好處，雖然自知武功名望，實在不配來過問貴幫的大事，但爲友心熱，未免……未免冒昧了。」

貝海石嘿嘿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呂兄言之有理，這未免冒昧了。」

呂正平臉上一熱，心道：「人道『着手成春』貝海石精幹了得，果是名不虛傳。」大聲說道：「貴幫願奉何人爲主，局外人何得過問？我們這些關東武林道，只想請問貴幫，司徒大哥眼下是死是活？他不任貴幫幫主，到底是心所甘願，還是爲人所迫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姓貝的雖不成器，在江湖上也算薄有浮名，說過了的話，豈有改口的？閣

下要是咬定貝某撒謊，貝某也只有撒謊到底了。嘿嘿，列位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來歷之人，熱心爲朋友，本來令人好生欽佩。但這一件事，卻是欠通啊欠通！」

高三娘子向來只受人戴高帽，拍馬屁，給貝海石如此奚落，不禁大怒，厲聲說道：「害死司徒大哥的，只怕你姓貝的便是主謀。我們來到中原，是給司徒大哥報仇來着，早就沒想活着回去。你男子漢大丈夫，既有膽子作下事來，就該有膽子承擔，你給我爽爽快說一句，司徒大哥到底是死是活？」

貝海石懶洋洋的道：「姓貝的生了這許多年病，鬧得死不死，活不活的，早就覺得活着也沒多大味道。高三娘子要殺，不妨便請動手。」

高三娘子怒道：「還虧你是個武林名宿，卻來給老娘耍這憊賴勁兒。你不肯說，好，你去將那姓石的小子叫出來，老娘當面問他。」她想貝海石老奸巨猾，鬥嘴鬥他不過，動武也怕寡不敵衆，那石幫主是個後生小子，縱然不肯吐實，從他神色之間，總也可看到些端倪。站在貝海石身旁的陳冲之忽然笑道：「不瞞高三娘子說，我們石幫主喜歡姑娘們，那是不錯，但他只愛見年輕貌美、溫柔斯文的小姐兒。要他來見高三娘子，這個……嘿嘿……只怕他……嘿嘿……」這幾句話語氣輕薄，言下之意，自是譏嘲高三娘子老醜潑辣，石幫主全無見她一見的胃口。

丁璫在暗中偷笑，低聲道：「其實高姊姊相貌也很好看啊，你又看上了她，是不是？」石破天道：「又來胡說八道！小心她放飛刀射你！」丁璫笑道：「她放飛刀射我，你幫那一個？」石破天還沒回答。高三娘子大怒之下，果然放出了三柄飛刀，銀光急閃，向陳冲之射

去。

陳冲之一一躲開，笑道：「你看中我有什麼用？」口中還在不乾不淨的大肆輕薄。

范一飛叫道：「且慢動手！」但高三娘子怒氣一發，便不可收拾，飛刀接連發出，越快。陳冲之避開了六把，第七把竟沒能避過，撲的一聲，正中右腿，登時屈腿跪倒。高三娘子冷笑道：「下跪求饒麼？」陳冲之大怒，拔刀撲了上來。風良揮軟鞭擋開。

眼見便是一場羣毆之局，石破天突然叫道：「不可打架，不可打架！你們要見我，不是已經見到了麼？」說着携了丁璫之手，從大石後竄了出來，幾個起落，已站在人叢之中。

陳冲之和風良各自向後躍開。長樂幫中羣豪歡聲雷動，一齊躬身說道：「幫主駕到！」

范一飛等都大吃一驚，眼見長樂幫衆人的神氣絕非作偽，轉念又想：「恩公自稱姓石，年紀甚輕，武功極高，他是長樂幫的幫主，本來毫不希奇，只怪我們事先沒想到。他自稱石中玉，我們卻聽說長樂幫幫主叫什麼石破天。嗯，石中玉，字破天，那也尋常得很啊。」

高三娘子歉然道：「石……石恩公，原來你……你便是長樂幫的幫主，我們可當真鹵莽得緊。早知如此，那還有什麼信不過的？」

石破天微微一笑，向貝海石道：「貝先生，沒想到在這裏碰到大家，這幾位是我朋友，大家別傷和氣。」

貝海石見到石破天，不勝之喜，他和關東羣豪原無嫌隙，畧畧躬身，說道：「幫主親來主持大局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，一切仗幫主作主。」

高三娘子道：「我們誤聽人言，只道司徒大哥爲人所害，因此上和貴幫訂下約會，那裏

知道新幫主竟然便是石恩公。石恩公義薄雲天，自不會對司徒大哥作下什麼虧心事，定是司徒大哥見石恩公武功比他高強，年少有爲，因此上退位讓賢，卻不知司徒大哥可好？」

石破天不知如何回答，轉頭向貝海石道：「這位司徒……司徒大哥……」

貝海石道：「司徒前幫主眼下隱居深山，什麼客人都不見，否則各位如此熱心，萬里趕來，本該是和他會會的。」

呂正平道：「在下適才出言無狀，得罪了貝先生，真是該死之極，這裏謝過。」說着深深一揖，又道：「但司徒大哥和我們交情非同尋常，這番來到中原，終須見上他一面，萬望恩公和貝先生代爲求懇。司徒大哥不見外人，我們可不是外人。」說着雙目注視石破天。

石破天向貝海石道：「這位司徒前輩，不知住得遠不遠？范大哥他們走了這許多路來探訪他，倘若見不到，豈非好生失望？」

貝海石甚感爲難，幫主的說話就是命令，不便當衆違抗，只得道：「其中的種種干係，一時也說不明白。各位遠道來訪，長樂幫豈可不稍盡地主之誼？敝幫總舵離此不遠，請各位遠客駕臨敝幫，喝一杯水酒，慢慢再說不遲。」

石破天奇道：「總舵離此不遠？」貝海石微現詫異之色，說道：「此處向東北，抄近路到鎮江總舵，只五十里路。」石破天轉頭向丁璫望去。丁璫格的一笑，伸手抿住了嘴。

范一飛等正要追查司徒幫主司徒橫的下落，不約而同的都道：「來到江南，自須到貴幫總舵拜山。」

當下一行人逕向東北進發，天明後已到了鎮江長樂幫總舵。幫中自有管事人員對遼東羣

豪殷勤接待。

石破天和丁璫並肩走進內室。侍劍見幫主回來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見他帶着一個美貌少女，那是見得多了，心想：「身子剛好了些，老毛病又發作了。先前我還道他一場大病之後變了性子，哼，他若變性，當真日頭從西方出來呢。」

石破天洗了臉，剛喝得一杯茶，聽得貝海石在門外說道：「侍劍姐姐，請你稟告幫主，貝海石求見。」石破天不等侍劍來稟，便擎帷走出，說道：「貝先生，我正想請問你，那位司徒幫主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請幫主移步。」領着他穿過花園，來到菊畔壇的一座八角亭中，待石破天坐下，這才就坐，道：「幫主生了這場病，隔了這許多日子，以前的事仍然記不得麼？」

石破天曾聽父母仔細剖析，說道長樂幫羣豪要他出任幫主，用心險惡，是要他爲長樂幫擋災，送他一條小命，以解除全幫人衆的危難。但貝海石一直對他恭謹有禮，自己在摩天崖上寒熱交攻，幸得他相救，其後連日發病，他又曾用心診治，雖說出於自私，但自己這條命總是他救的，此刻如果直言質詢，未免令他臉上難堪，再說，從前之事確是全然不知，也須問個明白，便道：「正是，請貝先生從頭至尾，詳述一遍。」

貝海石道：「司徒前幫主名叫司徒橫，外號八爪金龍，是幫主的師叔，幫主這總還記得罷？」石破天奇道：「是我師叔，我……我怎麼一點也不記得了？那是什麼門派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司徒幫主向來不說他的師承來歷，我們屬下也不便多問。三年以前，幫主

奉了師父之命……」石破天問道：「奉了師父之命，我師父是誰？」貝海石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幫主這場病當真不輕，竟連師父也忘記了。幫主的師承，屬下卻也不知。上次雪山派那白萬劍硬說幫主是雪山派弟子，屬下也是好生疑惑，瞧幫主的武功家數，似乎不像。」

石破天道：「我師父？我只拜過金烏派的史婆婆爲師，不過那是最近的事。」伸指敲了敲腦袋，只覺自己所記的事，與旁人所說總是不相符合，心下好生煩惱，問道：「我奉師父之命，那便如何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幫主奉師父之命，前來投靠司徒幫主，要他提携，在江湖上創名立萬。過不多時，本幫便發生了一件大事，那是因商議賞善罰惡、銅牌邀宴之事而起。這一會事，幫主可記得麼？」石破天道：「賞善罰惡的銅牌，我倒知道。當時怎麼商議，我腦子裏卻是一點影子也沒有了。」貝海石道：「本幫每年一度，例於三月初三全幫大聚，總舵各香主、各地分舵舵主，都來鎮江聚會，商討幫中要務。三年前的大聚之中，有個何香主忽然提到，本幫近年來好生興旺，再過得三年，邀宴銅牌便將重現江湖，那時本幫勢難倖免，如何應付，須得先行有個打算才好，免得事到臨頭，慌了手脚。」

石破天點頭道：「是啊，賞善罰惡的銅牌一到，幫主若不接牌答允去喝臘八粥，全幫上下都有盡遭殺戮之禍。那是我親眼見到過的。」貝海石心中一凜，奇道：「幫主親眼見到過了？」石破天道：「其實我真的不是你們幫主。不過這件事我卻見到了的，那是飛魚幫和鐵叉會，兩幫人衆都給殺得乾乾淨淨。」心道：「唉！大哥、二哥可也太辣手了。」

飛魚幫和鐵叉會因不接銅牌而慘遭全幫屠殲之事，早已傳到了長樂幫總舵。貝海石嘆了

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們早料到有這一天，因此那位何香主當年提出這件事來，實在也不能說是杞人憂天，是不是？可是司徒幫主一聽，立時便勃然大怒，說何香主煽動人心，圖謀不軌，當即下令將他扣押起來。大夥兒紛紛求情，司徒幫主嘴上答允，半夜裏卻悄悄將他殺了，第二日卻說何香主畏罪自殺。」

石破天道：「那爲了什麼？想必司徒幫主和這位何香主有仇，找個因頭將他害死了。」

貝海石搖頭道：「那倒不是，真正原因是司徒幫主不願旁人提及這回事。」

石破天點了點頭。他資質本甚聰明，只是從來少見人面，於人情世故才一竅不通，近來與石清夫婦及丁璫相處多日，已頗能揣摩旁人心思，尋思：「司徒幫主情知倘若接了銅牌赴宴，那便是葬身海島，有去無回；但若不接銅牌，卻又是要全幫上下弟兄陪着自己一塊兒送命。這件事他自己多半早就日思夜想，盤算了好幾年，卻不願別人公然提起這個難題。」

貝海石續道：「衆兄弟自然都知道何香主是他殺的。他殺何香主不打緊，但由此可想而知，當邀宴銅牌到來之時，他一定不接，決不肯犧牲一己，以換得全幫上下的平安。衆兄弟當時各懷心事，默不作聲，便在那時，幫主你挺身而出，質問師叔。」

石破天大爲奇怪，說道：「是我挺身而出，質問……質問他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是啊！當時幫主你侃侃陳辭，說道：『師叔，你既爲本幫之主，便當深謀遠慮，爲本幫圖個長久打算。善惡二使復出江湖之期，已在不遠。何香主提出這件事來，也是爲全幫兄弟着想，師叔你逼他自殺，只恐衆兄弟不服。』司徒幫主當即變臉喝罵，說道：『大膽小子，這長樂幫總舵之中，那有你說話的地方？長樂幫自我手中而創，便算自我手中

而毀，也挨不上別人來多嘴多舌。』司徒幫主這幾句話，更教衆兄弟心寒。幫主你卻說道：『師叔，你接牌也是死，不接牌也是死，又有什麼分別？若不接牌，只不過教這許多忠肝義膽的好兄弟們都陪上一條性命而已，於你有什麼好處？倒不如爽爽快快的慷慨接牌，教全幫上下，永遠記着你的恩德。』』

石破天點頭道：「這番話倒也不錯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貝先生，我卻沒這般好口才，沒本事說得這般清楚明白。」貝海石微笑道：「幫主何必過謙？幫主只不過大病之後，腦力未曾全復。日後痊愈，自又辯才無礙，別說本幫無人能及，便是江湖上，又有誰及得你上？」石破天將信將疑，道：「是麼？我……我說了這番話後，那又如何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司徒幫主登時臉色發青，拍桌大罵，叫道：『快……快給我將這沒上沒下的小子綁了起來！』可是他連喝數聲，衆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竟是誰也不動。司徒幫主更加氣惱，大叫：『反了，反了！你們都跟這小子勾結了起來，要造我的反是不是？好，你們不動手，我自己來宰了這小子！』」

石破天道：「衆兄弟可勸住了他沒有？」

貝海石道：「衆兄弟心中不服，仍是誰也沒有作聲。司徒幫主當即拔出八爪飛抓，縱身離座，便向幫主你抓了過來。你身子一幌，登時避開。司徒幫主連使殺着，卻都給你一一避開，也始終沒有還手。你雙手空空，司徒幫主的飛爪在武林中也是一絕，你居然能避得七八招，實是十分難能可貴。當時米香主便叫了起來：『幫主，你師姪讓你八招不還手，一來尊你是幫主，二來敬你是師叔，你再下殺手，天下人可都要派你的不是了。』司徒幫主怒